



09959

王介甫文約選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王安石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王文約選

一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不久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

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

王文約選

二

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人才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

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
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
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
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
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
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
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
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
民而吏輒緣之爲奸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

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
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
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
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
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
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
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
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
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古變更天下

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置之詩是也又况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

王文約選

四

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

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

王文約選

五

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道也所謂養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

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

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

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工狃習而知。

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

王文約選

八

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臯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

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已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畝。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

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奸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

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

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奸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

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

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制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貨產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情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况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旣不禁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

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議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

前世治財之大畧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入致已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

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况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

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畧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畧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

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毆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崑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旣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旣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

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畧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

王文約選

十七

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奸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為季氏吏蓋雖為吏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

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奸况又其素所
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
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
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
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
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
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
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
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

王文約選

一八

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
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
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
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
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
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
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
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
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

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

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卽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專。而又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

効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

甚於奕棋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

王文約選

二

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

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

不爲過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

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
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
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
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
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
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
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
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
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

三文約選

三

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
勅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勅法立制而天下
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
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勅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
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
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
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
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
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

介甫以經

學毒天下

緣借聖言

以就己意

觀此已見

端倪

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剏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

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誠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濶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旣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

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濶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濶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畧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

王文約選

三五

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濶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所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

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歐蘇諸公上書多條舉數事其體出於賈誼陳政事疏此篇止言一事而以衆法之善敗經緯其中義皆貫通氣能包舉遂覺高出同時諸公之上

上郎侍郎書

某啓昔者幸以先人之故得望步趨伏蒙撫存教道如親子姪而去離門牆凡五六年一介之使一書之問不徹於隸人之聽誠以苛禮不足報盛德空言不能輸欲報之實顧不知執事察不察也去年得邑海上塗當出越而問聽之繆謂執事在焉比至越而後知車馬在杭行自念父黨之尊而德施之隆去五六年而一書之不進又望門不造雖其心之勤企而欲報者猶在而執事之見察其可必也且悔且恐不知所云輒試陳不敏之罪於左右顧猶不敢必左右之察也不圖執事遽然貶損手教重之蜀牋充墨之賜文辭反復意指勤過然後知大人君子仁恩溥博度量之廓大如此小人無狀不善隱度妄自悔恐而不知所以裁之也一官自綴勢不得去欲趨而前其路無由唯其思報心尚不怠

上田正言書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為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

王文約選

六

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為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卽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痊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瘳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耶。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

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爲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廼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爲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於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蓋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辯不能爲執事解也廼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宣

答司馬諫議書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畧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洵洵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

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
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答李資深書

某啓辱書勤勤教我以義命之說此乃足下忠愛於故舊不忍捐棄而欲誘之以善也不敢忘不敢忘雖然天下之變故多矣而古之君子辭受取舍之方不一彼皆內得於己有以待物而非有待乎物者也非有待乎物故其迹時若可疑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嘗有悔也若是者豈以夫世之毀譽者槩其心哉若某者不足以望此然私有志焉顧非與足下久相從而熟講之不足以盡也多病無聊

王文約選

三

未知何時得復晤語書不能一一千萬自愛

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旣不

王文約選

三

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旣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雋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

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况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旣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已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閱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

王文約選

三五

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為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亶亶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卷，凡十

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觀篇中云云可覘介甫於周官僅見其粗跡而
於聖人運用天理不忍一民一物不得其性之
本原概乎其未有得也故見諸行事皆與周公
之意謬戾而其文實清深高雅宜分別求之

